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九五”青年项目

浙江跨世纪文丛
理论卷

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

著

纪 文 丛 · 理 论 卷

1914683

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

叶世祥 著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九五”青年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跨世纪文丛:理论卷/王嘉良等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4

ISBN 7-5063-1677-3

I. 浙… II. 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浙江—当代②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浙江 IV. I21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743 号

浙江跨世纪文丛:理论卷

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

作者:叶世祥

责任编辑:方 华

装帧设计:俞 帆

版式设计:阿 纲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煤田地质局制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55.8 千

印张:10

印数:1000 册

版次: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77-3/I. 1665

总定价:190.00 元(全十册) 本册定价:1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叶世祥，浙江省龙泉人，1966年生，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后入温州师范学院任教，现为该院中文系副教授。近年来，在《诗探索》、《当代文坛》、《名作欣赏》、《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有关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论文 20 多篇。

浙江跨世纪文丛

理论卷

主 编：王嘉良 盛子潮
副主编：洪治纲

叶世祥	《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
王嘉良	《世纪回望》
方卫平	《逃逸与守望》
杜 卫	《审美地生存》
张艺声	《艺术创造工程学》
汪亚明	《生命的皈依》
叶志良	《多声部的剧场》
王 侃	《诗与思的维度》
洪治纲	《整合与阐释》
裴毅然	《守耕与漫思》

责任编辑 方华

总 序

王嘉良

整整一个世纪走到了尽头。站在世纪之巅,作行将逝去的旧世纪的回望和隐约可见的新世纪的畅想,该是文学评论界的热门话题,于是便有浙江文学评论界同仁的种种言说,于是有这《浙江跨世纪文丛·理论卷》的出版。

跨越世纪,百年一遇,每个人至多遭逢一回。面对这难得的机遇,谁都会怦然心动,跃跃欲试。然而,我们迈向新世纪的脚步就那么轻松吗?

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世纪末的心态总是复杂的。回首上世纪末,我们的前辈就曾在生存尴尬与精神迷乱之中走出“世纪末”阴影的。那时是甲午战败、维新破产,内忧外患、国将不国,人们的“末世”之感便是纲纪崩坏、神州陆沉,仿佛已从世纪末的时间尽头走到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尽头。作为回应现实的文学,也必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样的精神恍惚,无所适从。旧的规范已经打破了,新的秩序何由建立?“旧文学”已经死了,新文学何处寻觅?这一切都是那样的茫然无绪。这一回的世纪末,比之于上世纪,景况当然大不一样,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实非往昔所能比拟。然而处在急剧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大潮的冲击,价值观念的重新调整,变得太多太快的思想与现实,也依然使人活得并不轻松,尤其是思想文化界,新旧思想的转换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而同样面临旧的规范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我们似乎进入了又一个令人不堪的“世纪末”。

文学的情形尤甚：作家“下海”已成时尚，文学期刊纷纷“转岗”，“纯文学”已很少有人问津，充斥书市的是那些不学无术的艺人们的闲言碎语。文学新潮的翻新更令人瞠目结舌：一种理论提出，随即被另一种更新的新理论突破；刚刚进入文学的“新时期”，转眼间就到了文学的“后新时期”；还没有弄清楚文学新潮、现代主义是怎么回事，随即就到了“后新潮”、“后现代”；昔日的“文学大师”早已被挤出了今日评论家排定的大师座次，而被尊之为“中国第一等圣人”的文学权威也照样被当下的“青年文学家”当作“一块大石头”随意丢弃。文学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于是也就失去了敬畏，失去了震撼。难道世纪末真的要把文学送上消亡之路吗？

自然，这都是杞人忧天——天未必堪忧。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言：“虽然我国文学起起伏伏，有时热闹一些，有时冷寂一点，但还是有它的历史，有它的力量，同时，也会有它的未来。”世纪之交显现着阵痛，隐伏着危机，但同时也展现着未来，预示着希望。总之是迷乱与思索并存，困惑与希冀同在。上个世纪的世纪末，文学便是在危机中安然度过的。路走到了尽头，原有的秩序搞乱了，陈旧的套路也打烂了，一切从头来过，文学反倒获得新生。因为“王纲解纽，处士横议”，突破了旧的规范与束缚，得以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势头，催促人们去作出新的思索与探寻，于是在天下纷乱的旧世纪阵痛中走出一苗一苗文学精英，思想启蒙、救亡图存各执牛耳，融化新知、广纳博取形成共识，20世纪的文学新潮由是产生。这叫做否极泰来。有意思的是，这一回的“世纪末”，又经历了一次“王纲解纽，处士横议”。在文学观念上，权威话语的失落与颠覆，必是天下大乱，熙熙攘攘，把固有的超稳定秩序搅动得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以致于弄得文学

不再是文学,或者,要不要文学都成了疑问。可在这躁动不安背后显示的,依然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因为文学一旦从“定于一尊”的规范中解脱出来,它虽然一时会乱作一团,但毕竟同时也预伏着开拓新机的可能。今天的人们固然不把昨日的经典当作一回事,但同样也不会轻易信奉那些未经验证的东西。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总会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路来。因为理论思维的日渐开阔,理论话题的不断置换,不论其眼下景况如何,它总是在寻求着一种突破,一种拓展,一种深化。而无序的思维结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会逐渐走向有序,从混沌到有序乃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通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目下文学体制及其理论的“哗变”并不足深虑,恰恰相反,也只有在这不断的此消彼长、优胜劣汰中方能开出一条新路,而文学新秩序的建构也依然是必然是可以期待的。

正是在剧变与期待中,我们走到了下一个世纪。剧变,意味着旧秩序的打乱,这就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思维空间有待我们去填补;剧变,也同时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这必然会有许多的未知领域有待我们去探寻。展望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界,同样会有一番热闹的景象,也同样会有文学评论者施展拳脚的无限广阔天地。在这当口,我们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世纪也必会有以惠我。因而,树立起一种信念,鼓舞起应有的信心,作好充足的理论储备,当是我们为迎接新世纪到来做出的最有力的姿态。

我们浙江文学理论界,曾有过昔日的光荣,也应有未来的梦想。回首中国百年文潮,浙江人作出的贡献何其令人神往!从浙江这块沃土走出的作家理论家多得不可胜数,而且往往又是他们引领着中国文学的新潮流。在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艾青、冯雪峰、戴望舒、夏衍等一长串闪

光的名字中,就既刻印着他们辉煌的创作业绩,又记载着他们作出的重大理论建树,他们的名字总是同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中国新文学理论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开创者与引领者联系在一起的。在浙江人身上打着“中国牌”印记,这是浙江的光荣。但这份光荣,到了后半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流失或先哲们的一一逝去,已逐渐消褪,终至归于平寂。个中原由很复杂,说起来又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能归咎于浙江人智力在衰退。新时期以来,随着“浙江文学”的再度中兴,浙江文论界也颇呈热闹气势。这里,传统的经典文学理论固然依旧得到阐说,即便是新思潮、新理论也照样玩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我们已拥有不少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文论家,也涌现出开始走向全国的文学评论新锐,而他们正是跨世纪的文学新星。虽然眼下还看不出浙江文论何日能重温旧梦再显光荣,但未来总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希望是在将来。

收在这套丛书里的文论著作,因着眼于“跨世纪”,泰半出自年青人之手。这当然不能代表新时期浙江文论的整体水平,且年青人的笔墨稚嫩也在在可见,但就浙江文论跨向新世纪的一次预演而言,也终究有其无可漠视的价值。从书的选题范围较为广泛,或回望中国百年文潮,或阐说浙江新时期文学,或作纯粹的理论演绎,或注重各类文本解读,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儿童文学等各种文体的理论阐述,从中可以概见浙江青年文评家的广泛探索兴趣。不问收获如何,重要的是参与。在当下文学被贬得几乎一钱不值的时候,还有那么一批痴情的文学田园守望者,即此一点而言,我们实在是已经看到了希望的。

序

钱理群

世祥要我为他的新著《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作序,我是欣然从命的。这不仅因为世祥正在做我的访问学者,我理应对他的研究成果作出某种评价,也还有更为内在的诱惑:世祥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想做、未能做的,它触动了我被遮蔽着的某些创造欲求,研究冲动。

说起来,研究鲁迅已经有几十年了,而且一直是从思想与主体精神方面去认识、把握、阐释鲁迅的,人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认可与批评也自然是偏于这些方面,而且这样的视角似乎也是这近二十年鲁迅研究的主导性倾向。尽管我也深知作为思想家与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对当今中国的迫切意义,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且我自己现在与今后也还要继续偏重于从这一角度去发言;但我同时也深知其限制,可能和已经形成的某些盲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家的鲁迅,他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所作的实验,创造,多少被淡化,甚至是被遮蔽了,或者如本书作者所尖锐地指出的,出现了“审美的缺席”。而作为思想家、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与文学家、语言艺术家的鲁迅是有着内在的统一的,后者的缺席,不仅会阉割、缩小“鲁迅”的内涵与意义,而且也会遮蔽了深藏在文学形式里的鲁迅思想与精神中的也许是更为根本与丰富的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看法:对鲁迅小说(或许还应加上散文与杂文)形式研究的忽略,是一种“本体的迷

失”。我现在终于明白,有时深夜翻读自己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与文章,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隐隐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负疚感,这大概就是原因之一吧。这种不安,也是对着自己的:尽管在有关鲁迅的研究,甚至几乎是我所有的现代文学研究中,都很少讨论艺术问题,文学形式、文学语言问题,并在一些场合也曾解释说,这是一种“扬长避短”的研究策略的选择;但我无法回避自己的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迷恋,更确切地说,它们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年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在我有可能来独立设计自己时,时间的紧迫感使我不得不选择一条驾轻就熟的路,以避免作大幅度的调整。这样阴差阳错,终于使我与文学(形式与语言)失之交臂,成为生命中永远的遗憾。细想起来,我对文学、形式、语言的偷偷迷恋,除了本性以外,也还有鲁迅的蛊惑。我在最近写的一篇短文里,谈到我所接触的第一篇鲁迅作品是《野草》里的《腊叶》,它给我就是一种美的震撼,语言的震撼。我深信,这样的无意识的“第一感”是触及到了根本的:鲁迅是一个本质上的艺术家,语言艺术家。应该客观地说,鲁迅的这个方面,尽管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高度,却又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的,这“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属于鲁迅(他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本书的有关分析是十分精辟的),更是我们民族的。而我这样的生活在更加扭曲的时代的研究者,明明本性上具有审美的欲求,面对鲁迅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峰,要对之进行描述与阐释却显得力不从心,我从这里感到了一种命运的“残酷”。而有这样的隐痛的,又似乎并不只是我一人。——为一位年轻的研究者的新著写序言,

本是不应该这么多地谈论自己的;但似乎也可以作这样的辩解:我是通过自己(或许还包括我们这一代)研究鲁迅的心路历程与自我反省,来呼应本书作者的基本观点:“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是一种“本体的召唤”。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不仅是对鲁迅本体的召唤,也是对文学研究者本性的召唤。

在感到某些难以弥补的局限以后,我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更为年轻一代研究者的身上。我这样的期待倒不一定是出于进化论的影响,而是基于一个信念,这也是作者在本书“后记”里曾经提及的,我坚信,鲁迅及其创作自身具有一种几乎是不可抵御的精神力量与美学上的魅力,总是能够吸引各个时代即使不一定是最有才华,也是最有想法的研究者,去和他进行对话与交流。因此,在拂去了历史强加的种种尘埃以后,鲁迅绝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冷落;相反,没有了非学术的干扰或强制,鲁迅思想与艺术的超前的与被遮蔽的部分日益显露,年轻的有追求的研究者自会聚合到鲁迅这里,来尝试自己的创造力与想像力。人们总是能从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毕业答辩会上,从《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上,发现陌生的名字所作出的极有创造性的鲁迅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仅这两年,我就读到了郑家健的《被照亮的世界——论〈故事新编〉》与范家进的《忏悔贵族的乡村遥望——鲁迅乡土小说研究》两篇带有突破性论文,他们都是钱谷融先生的博士生,其研究的起点是超过了我们当年的。因此,我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王富仁先生所说的鲁迅研究的薄弱环节“鲁迅小说(散文,杂文)形式研究”的突破,也就是可以期待的了。这样,一年前,叶世祥从温州师院来到北大访学,并且提交了《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的写作提纲(其时他已经完成了相当部分章节的写作)时,

我既感到惊喜,又是觉得这是必有的,意料之中的:第一步终于迈出了。

记得当时我和他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目标的确立。这其实也是多年前我与上海的一位初露头角的鲁迅研究者薛毅一起准备合作作鲁迅小说细读时,详细讨论过的。大概有两个方面吧。一是形式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世祥对此有很自觉的追求,如本书导论所说,“形式不可能是单纯的技术性的、技巧性的”,应该从“‘内容的形式化’与‘形式的内容化’这个意义上看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过程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征服’,正是这种‘征服’,使作家所要表现的内容经审美的沉淀而成为美的形式”;他因此宣称:“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形式本身,而是文学形式的意义。这样,我针对鲁迅小说所做的形式研究,在有些人看来,或许就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形式研究。坚持一种什么样的研究范式,这原本就不是我的目的,是否能对鲁迅的小说文本作出更切实更深入的剖析才是我最关注的”。这样的追求如作者所预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却是我所赞同的。记得在《鲁迅小说全编》“序言”里,也曾提过类似的想法,希望通过“对鲁迅小说‘有意味的形式’的探讨”,达到“对鲁迅小说内在‘意味’的理解与把握”,能够有“从其他研究角度与方式所难以获得的新的‘发现’”。其次是鲁迅小说形式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世祥在“导论”里的一个提法也是我所认同的:“只有形式研究才能真正还原鲁迅作为一个真正小说家的地位,也才能凸现出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无可取代的作用”。我想对此稍作一点发挥。在我看来,鲁迅小说提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范式。所谓“中国现代小说”,它所受到的异域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含小说)的影响,这些年已经有详尽的研究,应该

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又不是异域小说(包括西方现代小说)的简单移植,传统小说的自然传承,而是根植于处于大变动中的中国现代社会与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经过了内容与形式上的根本变革与创新,而创造出的“中国的(而非异域)”与“现代的(而非传统的)”的“小说”。所谓“中国小说的现代性”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已经有了实绩的客观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鲁迅小说这样的自己的典范性的,可以作为新的传统影响后世的经典。因此,我们对中国小说现代性的研究,就不能停留于概念的讨论,而是要从现有的作品实际出发,特别是要从鲁迅小说这样的经典的形式创造入手,概括出其基本特质,并进而提升出鲁迅小说的若干美学概念与范畴,最终建立起“鲁迅小说诗学”,由于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鲁迅小说诗学”的建立,也必然为“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建立奠定基础,从而为对“中国小说(以至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理论提供坚实的依据。——我想,这或许可以作为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的一个长远的目标;而叶世祥的这部专著所具有的体系性,它所做的从个案研究走向综合研究的第一个尝试,正是标志着向着这一目标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作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并且提出了若干在我看来是具有理论生长点的分析与概括,固然会为“鲁迅小说诗学”的建立作出贡献,而研究中的不足,以至失误,也会为新的研究与突破提供一个“靶子”:有了这样的一个开端,“鲁迅小说诗学”的建立,就走出了理论倡导的阶段,成为可以操作、讨论的对象了。

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我与世祥的讨论中,就谈到了一个“两难”问题:由于没有现存的小说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如前所说,新的小说诗学的建立是研究的目标),就不

能不借鉴国外的小说理论和形式分析的方法;但这又很容易用外来理论来套鲁迅的小说,落入“削足适履”的陷阱。看来如何坚持从鲁迅的小说文本出发,真正抓住鲁迅的艺术思维与小说形式的个人性的创造特点,是这类研究是否站立得住的一个关键。看得出本书写作中,作者用力最多的也正是这些方面:作品读得很细,又不为已有的成见所拘,努力把握作品的描写实际,注重自己的阅读感受,因而对许多作品,如《孔乙己》、《药》、《祝福》、《伤逝》、《头发的故事》、《社戏》……,以及《故事新编》里的诸多篇目,都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独立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鲁迅个性的小说命题(概念),如“‘清醒的说谎者’:言说的困境”、“‘突围表演’:新的话语形式的确立”,以及“间离”叙述简略的选择,等等,这些概括至少是能够给人以启示的。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大概也在这里,可能是由于细读与提升的功夫下得还不够,有许多命题提出了,却并未充分展开。我尤其觉得遗憾的是,尽管作者对鲁迅小说语言的创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仍缺少更为具体有力的分析,也许是因为文学语言研究的难度更大的缘故。这也说明,开头难,继续深入更难,对更长远目标来说,一切都还只是开始。世祥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看样子也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我祝福他,以及一切有勇气开拓研究新路的年轻朋友们;我的祝福或许还包含了某种感激,为我从他(他们)的研究中得到了精神的补偿与满足。

1999年4月1日写毕于北大燕北园

目 录

总 序	王嘉良
序	钱理群
导 论 本体的召唤: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	(1)
第一节 鲁迅:20 世纪中国“实验小说”的先驱	(3)
第二节 世纪末的回眸:鲁迅小说研究的四种范式	(14)
第三节 形式意义:鲁迅小说的本体召唤	(34)
第一章 鲁迅小说:一种新的话语形式的确立	(50)
第一节 “一发而不可收”:语言革命的巨大磁力场	(52)
第二节 “清醒的说谎者”:言说的困境	(65)

第三节	“突围表演”:新的话语形式的确立	(79)
第二章	鲁迅小说的叙述形式	(99)
第一节	鲁迅小说的叙述者	(101)
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叙述策略	(117)
第三节	鲁迅小说的读者意识	(147)
第三章	鲁迅小说的时空形式	(160)
第一节	鲁迅小说的时间形式	(162)
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空间形式	(176)
第四章	鲁迅小说的形态风貌	(191)
第一节	鲁迅小说的故事形态	(192)
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节奏形态	(206)
第五章	鲁迅小说的修辞形式	(234)
第一节	鲁迅小说中的反讽	(236)
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神话性	(252)
第三节	鲁迅小说的寓言性	(266)
余 论	形式的压力:鲁迅中断小说创作的成因	(282)
后 记		(298)